

續資治通鑑

冊罕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窠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

皇帝

諱睿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異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

慶國公令諡令諡生子偁是為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宮中三年二月賜名瑗五年六月聽讀資善堂十二年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閣就外第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為皇子更名瑋丙子進封建王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昀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

歲如之

立武臣薦舉格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

士三人謀略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

陳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以上薦舉被舉之人成立功效舉官取旨推賞敗事亦加責罰旣而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臣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任以權酤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爲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中武藝人竝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抵賊或邊上任使或三路沿邊試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備使從之 自建炎以來居位者往往

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業王十朋
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賢納諫
賞罰是也帝嘉納以知饒州胡銓爲祕書少監銓
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
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
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請
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
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請自今直前言事
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從之樞密副
都承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覲皆潛邸舊人欲擅利
權數言國用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
穀出入之數戶部侍郎周葵上言陛下新卽大位勞
心庶政臣下傾聽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

細故財利是稽此不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
有小人熒惑聖聰欲售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爲之
色動 庚子以史浩爲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
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 丙午誅殿前司後
軍謀變者 戊申詔禮部貢院試額增一百人 壬
子金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 吳璘奉班
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
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
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至是復
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已棄德順還河池金人乘
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
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

軍皆復爲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
信甫爲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閒道往中原招豪傑之
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甲子金命太子少詹
事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 庚午金主謂宰相曰灤
州饑民流散可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
給食 己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庚
辰金太保都元帥完顏昂薨金主輟朝親臨奠賻贈
甚厚昂自從太祖開國累著功績在正隆時縱飲沈
酣輒數日不醒廢主亮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閒輒
飲如故及金主卽位昂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
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廢主亮之從母姊也怪
而問之昂曰我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
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昂

睦於兄弟尤喜施予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罷 丙

戌金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

禁輒至臨安 金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

討平之 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舊

紀石烈志寧今改

遣人索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致書於

張浚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浚復以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寧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侵計 癸

已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
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
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
其官而不名 丙申金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尙書省

遣官捕之

壬寅陳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獻

金

命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明安

舊作猛安今改

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

勸農及廉問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

府濟信等州

乙巳詔求遺逸

丁未詔修太上皇

帝聖政

己酉參知政事張燾罷初劉度除右諫議

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僚宣召當

有時蓋爲龍大淵曾覲言也至是遂上疏劾大淵覲

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

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

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
禁爲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因進
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蓋
公義不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於是詔大
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
下顧進之何面目尙爲諫官乞就貶黜中書舍人張
震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請
屏遠之以防其微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不書黃
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
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
謂給舍爲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安敢爾於是安
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
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

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相輔臺諫合辭以爲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度改權工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閣之命，必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請祠去。兩人之命亦寢。庚戌金免去年租稅。夏四月辛酉朔，金右副元帥完顏思敬召還京師，授北京留守。丁卯金平章政事完顏固雲舊作數英今改罷爲東京留守。固雲宿將恃功，先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固雲不荅，謂詔使曰：「爾何知？」俟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故罷。先是金戶部尙書梁鉅上言：「大定以

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參知政事李石買已停之支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金主聞其事以問鉢鉢不以實對金主命尙書左丞翟永固鞠之得實鉢降知火山軍石亦坐貶會御史大夫白彥敬罷以石代之 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閒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

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
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謀南侵當
及其未發備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
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
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趣靈壁邵宏淵
出泗州趣虹縣 壬申賜禮部進士未待問以下五
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 乙亥王之望罷 壬午詔
戶部臺諫議節浮費 乙酉金賑山西明安穆昆貧
民給六十日糧 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霓及其
弟震死之 金東京留守完顏固雲遷延未行自以
失相位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金主聞之
怒改爲濟南尹召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於國卿
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

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 五月辛卯朔金右丞相

布薩忠義朝京師遂以丞相兼都元帥旋還軍中

乙未金主以重五如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

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

歲以爲常 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殿前 壬寅張

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

都統蕭琦背顯忠約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

琦敗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

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

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特默大周仁皆出

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

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亦降

于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

乙巳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浩見邵宏淵出兵
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
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因奏言
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張
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
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
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
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遂改與
祠太府丞史正志與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
正志傾險姦邪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
龍大淵門盜弄威福十朋疏其罪皆罷去 追復司
馬康右諫議大夫 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
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

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
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
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
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帝手書勞張
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
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
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
淵副之金人恃騎射夏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屢敗
都元帥布薩忠義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至是使發
汴庫所貯勁弓給赫舍哩志寧軍丁未以辛次膺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洪适同知樞密院時符離之捷
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請加持重辛亥天申節帝
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

除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金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尙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幹罕

舊作窩
幹今改

亂者爲軍金主以

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壬子

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禮 金

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精兵萬人自睢陽攻宿州

李顯忠擊卻之金貝薩

舊作亭
撒今改

復自汴率步騎十萬

來攻晨薄城下列大陳顯忠與之戰貝薩退走旣而

益兵至顯忠謂邵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

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

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

志寧麾諸軍力戰萬戶瓜爾佳清臣

舊作夾谷清臣今改

爲前行

毀顯忠所設行馬短兵接顯忠軍亂金兵乘之至夜
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與邵世雄劉侁各以所部
兵遁世雄宏淵之子也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
孚亦遁顯忠敗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
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
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金兵
自濠外射之多墜死隍閒癸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
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
角金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士所執斧
斫之金兵始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
外掩擊則敵帥可擒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
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